

第六卷目录

表

译者的话.....	3
表.....	6

俄罗斯的童话

小引	61
俄罗斯的童话	63

附：药用植物

总说.....	123
主要药用植物.....	125
凡例.....	167

近代美术史潮论

一 民族与艺术意欲.....	172
二 法兰西大革命直前的美术界.....	179
三 古典主义的主导作家.....	182
a 大辟特的生涯与其事业	
b 凯思典斯的生涯及其历史底使命	
四 罗曼谛克思潮和绘画.....	190
a 藉里珂和陀拉克罗亚	
b 德意志罗曼谛克和柯内留斯	

c	异乡情调和故事	
五	历史底兴味和艺术	199
a	历史画家	
b	艺术上的新机运和雕刻	
c	历史趣味和建筑	
六	从罗曼谛克到印象派的风景画	207
a	风景画的理想化	
b	穆纳和印象派	
七	写实主义与平民趣味	214
a	果尔培和费不勒	
b	都人所画的风俗画和村人所画的风俗画	
c	凯尔波和绵尼	
八	理想主义与形式主义	221
a	罗丹的巴尔扎克和克林该尔的贝多芬	
b	沙樊和玛来斯	
c	迈约尔和希勒克勃兰特	
九	最近的主导倾向	229
a	法兰西	
b	北方系统的先驱者和德意志	
c	意大利和俄罗斯	
	注	241

艺术论

一	艺术与社会主义	250
二	艺术与产业	256
三	艺术与阶级	264
四	美及其种类	268
五	艺术与生活	293
附	美学是什么?	322

壁下译丛

	小引	33
--	----	----

思索的惰性(片山孤村)	336
自然主义的理论及技巧(片山孤村)	340
表现主义(片山孤村)	350
小说的浏览和选择(拉斐勒·开培尔)	358
东西之自然诗观(厨川白村)	363
西班牙剧坛的将星(厨川白村)	368
从浅草来(岛崎藤村)(摘译)	374
生艺术的胎(有岛武郎)	382
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有岛武郎)	388
伊孛生的工作态度(有岛武郎)	392
关于艺术的感想(有岛武郎)	398
宣言一篇(有岛武郎)	403
以生命写成的文章(有岛武郎)	407
凡有艺术品(武者小路实笃)	408
在一切艺术(武者小路实笃)	409
文学者的一生(武者小路实笃)	411
论诗(武者小路实笃)	416
新时代与文艺(金子筑水)	418
北欧文学的原理(片上伸)	423
阶级艺术的问题(片上伸)	429
“否定”的文学(片上伸)	441
艺术的革命与革命的艺术(青野季吉)	446
关于知识阶级(青野季吉)	452
现代文学的十大缺陷(青野季吉)	454
最近的戈理基(升曙梦)	460

译丛补

论 文

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中泽临川, 生田长江合作)	473
运用口语的填词(铃木虎雄)	487
苏维埃联邦从 Maxim Gorky 期待着什么(布哈林)	491

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黑田辰男)	494
LEOV TOLSTOI (Lvov—Rogachevski)	498
LEOV TOLSTOI (Maiski 讲)	522
一九二八年世界文艺界概观(千叶龟雄)	527
新时代的预感(片上伸)	536
爱尔兰文学之回顾(野口米次郎)	543
表现主义的诸相(山岸光宣)	550
人性的天才——迦尔洵(Lvov—Rogachevski)	556
契诃夫与新文艺(Lvov—Rogachevski)	562
艺术与哲学·伦理(本庄可宗)	570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Gabor)	578
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上田进)	584
艺术都会的巴黎(格罗斯)	601
果戈理私观(立野信之)	604

小 说

捕狮(腓立普)	609
食人人种的话(腓立普)	613
一篇很短的传奇(迦尔洵)	616
贵家妇女(淑雪兼珂)	621
波兰姑娘(淑雪兼珂)	625
农夫(雅各武莱夫)	635
鼻子(戈果理)	646
恶魔(高尔基)	666
饥馑(萨尔蒂珂夫)	674
恋歌(索陀威奴)	686
村妇(伐佐夫)	702

杂 文

小儿的睡相(有岛武郎)	717
巴什庚之死(阿尔志跋绥夫)	717

信州杂记(毕勒涅克)	721
《雄鸡和杂馐》抄(Cocteu)	729
青湖记游(确木努易)	732
VL. G. 理定自传	735
描写自己(纪德)	737
说述自己的纪德(石川涌)	738

诗

跳蚤(亚波里耐尔)	739
坦波林之歌(蔭谷虹儿)	740
中国起了火(迈伊尔)	741
编后记(许广平)	742

艺术论

序言	747
论艺术	755
原始民族的艺术	787
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	802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	820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表

苏联 L·班台莱耶夫 作

译者的话

《表》的作者班台莱耶夫(L. Panteleev),我不知道他的事迹。所看见的记载,也不过说他原是流浪儿,后来受了教育,成为出色的作者,且是世界闻名的作者了,他的作品,德国译出的有三种:一为“Schkid”(俄语“陀斯妥也夫斯基学校”的略语,)亦名《流浪儿共和国》,是和毕理克(G. Bjelych)合撰的,有五百余页之多;一为《凯普那乌黎的复仇》,我没有见过;一就是这一篇中篇童话,《表》。

现在所据的即是爱因斯坦(Maria Einstein)女士的德译本,一九三〇年在柏林出版的。卷末原有两页编辑者的后记,但因为不过是对德国孩子们说的话,在到了年纪的中国读者,是统统知道了的,而这译本的读者,恐怕倒是到了年纪的人居多,所以就不再译在后面了。

当翻译的时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的,是日本榎本楠郎的日语本:《金時計》。前年十二月,由东京乐浪书院印行。在那本书上,并没有说明他所据的是否原文;但看藤森成吉的话,(见《文学评论》创刊号)则似乎也就是德译本的重译。这对于我是更加有利的:可以免得自己多费心机,又可以免得常翻字典。但两本也间有不同之处,这里是全照了德译本的。

《金時計》上有一篇译者的序言,虽然说的是针对着日本,但也很可以供中国读者参考的。译它在这里:

“人说,点心和儿童书之多,有如日本的国度,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然而,多的是吓人的坏点心和小本子,至于富有滋养,给人益处的,却实在少得很。所以一般的人,一说起好点心,就想到西洋的点心,一说起好书,就想到外国的童话了。

“然而,日本现在所读的外国的童话,几乎都是旧作品,如将褪的虹霓,如穿旧的衣服,大抵既没有新的美,也没有新的乐趣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抵是长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儿童时代所看过的书,甚至于还是连父母也还没有生下来,七八十年前所作的,非常之旧的作品。

“虽是旧作品，看了就没有益，没有味，那当然也不能说的。但是，实实在在的留心读起来，旧的作品中，就只有古时候的‘有益，’古时候的‘有味。’这只要把先前的童谣和现在的童谣比较一下看，也就明白了。总之，旧的作品中，虽有古时候的感觉、感情、情绪和生活，而像现代的新的孩子那样，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却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

“由这意思，这一本书想必为许多人所喜欢。因为这样的内容簇新，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名声的作品，是还没有介绍一本到日本来的。然而，这原是外国的作品，所以纵使怎样出色，也总只显着外国的特色。我希望读者像游历异国一样，一面鉴赏着这特色，一面怀着涵养广博的智识，和高尚的情操的心情，来读这一本书。我想，你们的见闻就会更广，更深，精神也因此磨练出来了。”

还有一篇秋田雨雀的跋，不关什么紧要，不译它了。

译成中文时，自然也想到中国。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拚命的在向后转。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这些故事的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开译以前，自己确会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介绍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但是，一开译，可就立刻碰到了钉子了，孩子的话，我知道得太少，不够达出原文的意思来，因此仍然译得不三不四。现在只剩了半个野心了，然而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

还有，虽然不过是童话，译下去却常有很难下笔的地方。例如译作“不够格的，”原文是 de fekt，是“不完全”，“有缺点”的意思。日译本将它略去了。现在倘若译作“不良”，语气未免太重，所以只得这么

的充一下，然而仍然觉得欠切帖。又这里译作“堂表兄弟”的是 Olle，译作“头儿”的是 Gannove，查了几种字典，都找不到这两个字。没法想就只好头一个据西班牙语，第二个照日译本，暂时这么的敷衍着，深望读者指教，给我还有改正的大运气。

插画二十二小幅，是从德译本复制下来的。作者孚克(Bruno Fuk)，并不是怎样知名的画家，但在二三年前，却常常看见他为新的作品作画的，大约还是一个青年罢。

鲁 迅。

表

彼蒂加·华来德做过的事情，都糊涂得很。

他在市场里到处的走，什么都想过了。他又懊恼，又伤心。他饿了，然而买点吃的东西的钱却是一文也没有。

无论那里都没有人会给他一点什么的。饿可是越来越厉害。

彼蒂加想偷一件重东西。没有弄好。倒在脊梁上给人敲了一下子。

他逃走了。

他想偷一个小桶。又倒楣。他得把这桶立起来，拖着走。

一个胖胖的市场女人忽然给他看见了。她站在角落里卖蛋饼。出色的蛋饼，焦黄，松脆，冒着热气。他抖抖的蹩过去。他不作别的，就只拿了一个蛋饼，嗅了一嗅，就塞在袋子里面了。也不对那女人说一句求乞的话。安闲地，冷静地，回转身就走。

那女人跟了他来。她拍的打了一下。抓住他的肩头，叫道：

“你偷东西！还我蛋饼！”

“什么蛋饼？”彼蒂加问着，又想走了。

这时可是已经聚集了一些人。有一个捏住了他的喉咙。别一个从后面用膝盖给他一磕。他立刻倒在地上了，于是一顿臭打。

不多久，一大群人拖他去到警察局。

大家把他交给局长了。

“那是这样的。我们给您送一个小扒手来了。他捞了一个蛋饼。”

局长很忙碌，没有工夫。他先不和彼蒂加会面，只命令把他关在拘留所里面。

照办了。他就在那里坐着。

拘留所里，彼蒂加坐在一条不干净的，旧的长椅上。他动也不动，只对着窗门。窗是用格子拦起来的。格子外面看见天。天很晴朗，很明净，而且蓝得发亮，像一个水兵的领子。

彼蒂加看定着天空，苦恼的思想在他脑袋里打旋子。伤心的思想。

“唉唉！”他想。“人生是多么糟糕！我简直又要成为流浪儿的罢？简直不行了。袋子里是有一个蛋饼在这里。”

伤心的思想……如果从前天起，就没有东西吃进肚里去，人还会快活么？坐在格子里面，还会舒服么？看着天空，还会有趣么？如果为了一件大事情，倒也罢了？但只为了一个蛋饼……呸，见鬼！

彼蒂加完全挫折了。他闭上眼睛，只等着临头的运命。

他这么等着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敲。很响的敲。好像不在房门上，却在墙壁上，在那隔开别的屋子的薄的板壁上。

彼蒂加站了起来。他睁开眼睛，侧着耳朵听。

的确的。有谁在用拳头要打破这板壁。

彼蒂加走近去，从板缝里一望。他看见了拘留房的墙壁，一条板椅，一个拦着格子的窗户，地上的烟蒂头。连一个人影子也没有。全是空的。这敲从那里来的呢，捉摸不到。

“什么恶鬼在这里敲呢？”他想。“恐怕是用爪子在搔罢？”

他正在左思右想，却听到了一种声音，是很低，很沙的男人的声音：

“救救！妈妈子！”

彼蒂加一跳就到屋角的炉旁。炉旁边的墙壁上有一条大裂缝。他从这缝里看见一个鼻子。鼻子下面动着黑胡须。一个斜视的黑眼珠，悲伤的在张望。

“妈妈子！”那声音求告着。“心肝！放我出去罢，看老天爷的面子！”

那眼睛在板缝里爬来爬去，就好像一匹蟑螂。

“这滑稽家伙是什么人呢？”彼蒂加想。“发了疯，还是喝醉了？一定是喝醉了！还闻得到烧酒味儿哩……呸……”

浓烈的酒气涌进房来了。

“妈妈子！”那醉汉唠叨着。“妈妈子！”

彼蒂加站在那里，瞧着那醉汉，却全不高兴去说话。别一面是他不要给人开玩笑。现在他无法可想了。他简短的说：

“你嚷什么？”

“放我出去，心肝！放我出去，宝贝！”

他突然叫了起来：

“大人老爷！同志先生！请您放我出去罢！我的孩子们在等我呢！”真是可笑得很。

“傻瓜。”彼蒂加说。“我怎么能放你出去呢？我也是像你一样，关在这里的。你疯了么？”

他忽然看见那醉汉从板缝里伸进手来了。在满生着泡的手里是一支表。一支金表。足色的金子。带着表链。带着各样的挂件。

醉汉睁大了他的斜视眼，低声说道：

“局长同志，请您放我出去罢！我就送给您这个表。你瞧！是好东西呀！你可以的！”

那表也真的在咕咕的走。

合着这调子，彼蒂加的心也跳起来了。

他抓过表来，一跳就到别一屋角的窗下。因为好运道，呼吸也塞住了，所有的血也都跑到头上来了。

那醉汉却在板缝里伸着臂膊，叫喊道：

“救救！”

他顿着脚，好像给枪刺着了的大叫起来：

“救救呀！强盗呀！强盗呀！”

彼蒂加发愁了，来回的走着。血又回到脚里去了。他的指头绝望的抓着表链，抓着这满是咕咕咯咯的响的挂件的该死的表链。这里有极小的象，狗儿，马掌，梨子样的绿玉。

他终于连挂件一起拉下那链子来。他把这东西塞进缝里去：

“哪，拿去！你挂着就是！”

那醉汉已经连剩余的一点记性也失掉了。他全不想到表，只收回了那表链：

“多谢，多谢！”他喃喃的说。“我的心肝！”

他从板缝里伸过手来，来抚摩彼蒂加，还尖起嘴唇，响了一声，好像算是和他亲吻：

“妈妈子！”

彼蒂加又跑到窗下。血又升上来了。思想在头里打旋子。

“哈！”他想。“好运道！”

他放开拳头，看着表。太阳在窗格子外面的晴天上放光，表在他手里发亮。他呵一口气，金就昏了。他用袖子一擦，就又发亮。彼蒂

加也发亮了：

“聪明人是什么都对。一切坏事情也有它的好处。现在我抓了这东西在这里。这样的东西，随便那一个旧货店都肯给我五十卢布的。什么？五十？还要多……”

他简直发昏了。他做起种种的梦来：

“首先我要买一个白面包。一个顶大的白面包。还有猪油。猪油是刮在面包上来吃的，以后就喝可可茶。再买一批香肠。还有香烟，顶上等的货色。还有衣服：裤子，上衣。再一件柳条纹的小衫……还有长靴。但是我为什么坐在这里做梦的？第一着，是逃出去。别的事都容易得很。”

不错，一切都很好。只有一样可不好。是他被捉住了。他坐着，好像鼠子落在陷阱里。窗户是有格子的，门是锁住的。运气捏在他手里，只可惜走不脱身。

“不要紧，”他自己安慰着。“怎么都好。只要熬到晚……不会就送命的。晚上，市场一收，他们就放我了。”

彼蒂加的想法是对的。到晚上，人就要来放他了。这并不是第一回，他已经遇到过好几回了。但到晚上又多么长呀！太阳简直一点也不忙。

他再拿那表细看了一回，于是塞在破烂的裤的袋子里。为要十分的牢稳，就把袋子打了一个结。墙壁后面的叫喊和敲打，一下子都停止了。锁发着响，彼蒂加回头去看时，却站着—个警察，说道：

“喂，出来，你这小浪子？”

了不得！彼蒂加竟有些发愁。他跳起来，提一提裤子，走出屋子去。警察跟着他。

“快走，你这小浪子！见局长去！”

“好的！”——

彼蒂加在局长面前出现了。局长坐在绿色的桌子旁，手里拿着一—点文件。他拿着在玩弄。上衣的扣子已经解开。颈子发着红，还在冒热气。嘴里衔一枝烟卷，在把青的烟环喷向天花板。

“日安，小扒手，”他说。

“日安！”彼蒂加回答道。

他很恭敬的站着。很驯良。他微笑着，望着局长，好像连一点水也不会搅浑的一样。局长是喷着他的烟环，看起文件来了：

“唔，你什么时候生的？”

“我不知道。可是我十一岁了。”

“哦。那么，你说出来罢，你到我们这里来做客人，已经是第几回了？我看是第七回罢？”

“不的。我想，是第三回。”

“你不撒谎吗？”

“大约是这样的。我不大清楚了。您比我还要清楚哩。”

彼蒂加是不高兴辩论的。和一位局长去争论，毫无益处。如果他想来是七回，让他这么想就是了。他妈的！

“如果不和他去争，麻烦也就少……也就放得快了。”

局长把文件放在桌子上，用手在那上面一敲，说道：

“我下这样的判决，据面查你幼小的年龄和你的穷苦，应即移送少年教养院。你懂得么？”

彼蒂加呻吟起来了。站不稳了。僵掉了。局长说出来的话，好像有谁用砖头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似的，使他发了昏。这事情，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没有豫计的。

但他立刻复了原，仰起头来，说：

“可以的。我……”

“懂得了么？”局长问着，还笑了起来，似乎彼蒂加的心情有多么悲伤，多么苦痛，他竟完全不觉得。彼蒂加是毫没有什么好笑。他倒要放声哭出来了。

唉唉，彼蒂加，彼蒂加，你是怎么的一个晦气人物呵！

但这还不算了结。又来了更坏的事情。彼蒂加糟糕了。

局长叫来了一个警察，并且命令他，把彼蒂加从头到脚的搜一搜。

“搜他一下，”他说，“他也许藏着凶器或是很值钱的东西的。细细的搜他一下。”

警察走近彼蒂加来。彼蒂加的心停止了，他的腿像是生了热病似的发着抖。

“从此永远分手了，我的宝贝！”他想。

但运气的是那警察竟是一个傻瓜。一个真正的宽兄。他注视着彼蒂加，说道：

“局长同志，一碰着这流浪人，就要叫人恶心的。请您原谅。拜托您……今天刚刚洗过蒸汽浴。穿的是洗得很干净的。他身上会搜出什么来呢？袋子里一个白虱，补丁里一个跳蚤……一定的……”

彼蒂加聚集了他最后的力气，可怜的微笑，细起眼睛，望着那兵爷。

这意思就是说：“对呀。对呀。”

他一面想：

“一个很出色的跳蚤。这样的跳蚤，是谁都喜欢的。”

他悄悄的用一个指头去触一下裤子的袋子。有一点东西在那里动，有一点东西在那里跳，好像一颗活的心脏，或是活的挣着的鱼儿，这就是表。

也许是对警察表了同情，也许是什么都觉得无聊了，局长点点头，说道：

“好罢，算了罢。不搜也成。这不关紧要……”

他在纸上写上些什么，盖好印章，便交给了那警察：

“喂，同志，这是判决书。你到惠覃斯其街，把这小浪子交给克拉拉·札德庚少年教养院去。可是你要交付清楚的呀。”

于是他站起来，打一个呵欠，走出房去了。

连对彼蒂加说声再见也想不到。

警察把公文塞在皮包里，叹了一口气，拿手枪挂在肚子边。又叹了一口气，戴上帽。

“来！……来，流浪儿……走罢！”

彼蒂加提一提裤子，跨开大步便走。

他们俩一径向着市场走，通过了拥挤的人堆。一切都如往常一样，骚扰，吵嚷……一大群人们在那里逛荡，叫着，笑着，骂着，唱着曲子。什么地方在奏音乐。鹅在嘎嘎的叫。疯狂似的买卖。但彼蒂加却什么也不听见。他只有一个想头：

“跑掉！我得跑掉！”

像一只狗似的，他在警察前面跑，撞着商人们和别的人，只用眼睛探察着地势，不住的苦苦的想：

“跑掉？但往那里跑呢？”

警察钉在他后面像一条尾巴，他怎么能跑掉呢？他一眼也不放松，气喘吁吁地，不怕疲乏地在紧跟着他走。

不一会，市场已在他们后面了。彼蒂加却到底没有能逃走。

他完全没了主意，茫然自失了，走路也慢起来。

这时警察才能够和他合着脚步，他呻吟道：

“你简直是乱七八糟的飞跑，你这野孩子！你为什么尽是这样跑呀？我可不能跑。我有肾脏病。”

彼蒂加不开口。他的肾脏和他有什么相干呢，他有另外的担心。他完全萎掉了。

他又低着头赶快的走。

警察好不容易这才喘过气来，问道：

“说一回老实话罢，你这浮浪子。在市场上，你是想溜的罢，对不？”

彼蒂加吃了一惊，抬起头来：

“什么？想溜：为什么？”

“算了罢！你自己很明白……你想逃走的罢？”

彼蒂加笑着说：

“你弄错了。我没有这意思。就是您逼我走，我也不走的。”

警察诧异得很：

“真的？你不走的？”

他忽然站住了，搔一搔眉毛，拿皮包做一个手势：

“走罢！跑罢！我准你的！”

这就像一击。像是直接的一击。仿佛有谁从后面踢了他一脚似的。彼蒂加全身都发起抖来了。他已经想跑了，幸而他瞥了那警察一眼。那家伙却在露着牙齿笑。

“噯哈！”彼蒂加想。“你不过想试试我罢咧。不成的，好朋友。我知道这玩艺。我还没有这么傻呢。”

他微微一笑，于是很诚实的说道：

“您白费力气的。我是不走的。即使您打死我……我也不高兴走……”

“为什么呀？”

警察不笑了，查考似的凝视着彼蒂加。但他却高声叫喊道：

“为的是！——因为您丝毫没有逼我逃走的权利的。您想我逃去看，但是您又不放我逃的。您守着规则，带我到应该去的地方去罢，